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遼興宗重熙四年詔天下言治道之要天成軍節度使蕭罕嘉努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珠卜猶強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粮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轂鮮有還

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鴨渌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蔬粟不登民以日困盖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獘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

名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珠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一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珠卜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珠卜累世不敢為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哈屯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

恒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虚耗其患有不勝言者況邉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頓絶得不為益捨不為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令太平已从正可思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从而無變知其必

不深入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為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内徙豈可指為吾土而惜之夫帑廩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隙節盤遊簡驛傳薄賦斂戒奢侈期以數年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盖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

國本且諸部皆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為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匱乏既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茍無上户則中户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為難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然譬如一抔之土豈能塡尋丈之壑欲為長久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於故鄉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之道可以復故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比年以來羣黎凋弊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為凶

暴甚者殺人無忌至有亡命山澤基亂首禍所謂民以
困窮皆為盜賊者誠如聖慮今欲芟夷本根願陛下輕
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既足安習教化而重犯法則民
趨禮義刑罰罕用矣臣聞唐太宗問羣臣治盜之方皆
曰嚴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盜所以滋者由賦斂無度民
不聊生今朕內省嗜欲外罷游幸使海內安靜則寇盜
自止由此觀之寇盜多寡皆由衣食豐儉徭役重輕耳
今宜徙哈屯 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都部置烏克德里隗

烏古等部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并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完樓櫓浚治城隍以為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

道宗咸雍間耶律氏上時政其畧曰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強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滛侈可以為戒勤

儉可以爲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鄙妄廢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強横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上稱善

金熙宗時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程寀上奏曰臣聞善醫者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原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否而已天下者人

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綱紀而已矣尚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綱紀在焉臣願詔尚書省戒勵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吏部天官以進賢退不肖為任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前代興替未始不由此者

世宗大定中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轉對戸部郎

中李仲略乃進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謂本者厚風俗去冗食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僭去冗食在乎寵力農抑游惰養財用在乎廣儲蓄時斂散商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則末息矣

同知西京留守事曹望之上書論便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明安穆琨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潁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

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閲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為客戶或留為佃戶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明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幾軍民協和盜賊彌息其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宰相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内外官所舉亦輙不用或指以為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内外官終秩舉二人自此以下以品殺為差等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其舉者已改除吏部以

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為差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舉當否罪當如律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贓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叙吏部每季圖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為一圖大書贓汙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釐務給以半禄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

剥軍民擅興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邉部有訟拘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徴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真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略定科條務為簡易徴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邉部遇饑饉即以此賑給之拘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邉部餽送馳馬拘討司女直人戸或櫥野菜以濟艱食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徃徃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邉防困弊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為之所

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米地遠負重往往就倉賤賣而去可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明安穆琨用土人一員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復其賦役以廉吏為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

章宗明昌初銳意於治平參知政事徒單鎰上書其畧

曰臣竊觀唐虞之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為治也必曰稽於衆舍已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卹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甞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

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矣

泰和三年太常卿侯摯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令隨路宣差便宜從宜往往不遵條格輒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為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為援稍見小却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禦寇督民運粮各有所職本不

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為敵所料耳況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臣雖素不知兵安謂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逋逃蓋以往來敵中失

身者多兼轉輸頻併民力困弊應給不前復遭責罰秩滿乃與他處一體計資考實貿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别異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為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注官爵並宜削奪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其九曰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

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衆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

宣宗貞祐二年權監察御史完顔薿埒上書言事畧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諂踈斥忠直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隳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修省以答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

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啓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轅而復蹈也又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為社稷之計宮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安費甚無謂也或謂軍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為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其多

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粮乏故使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

三年劉炳中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十事其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却率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内為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

廷不加詰問輒為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廵遠近相望益無固志吏任河北者以為不幸逡廵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寶之末洛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廻趨靈武率先諸將則西行之士當終老於劒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戒以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厭難無大於此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

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於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令艱危之後易於為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於前日臣願寛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窮卹孤獨勞來還定則効忠徇義無有二志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為亂惟陛下留神三曰廣收人材以備國用備歳寒

者必求貂狐適長塗者必當騏驥河南陜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為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為治百姓所依以為命者也今衆庶已弊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姦為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囂囂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勲故舊雖望隆資

高不可使為長吏則賢者喜於殊用益盡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勵矣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畧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録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為自安之計邪使為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茍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最強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内虚耗田疇荒蕪廢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

無先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北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黃河豈足恃

哉書奏宣宗異焉

四年陳規上章言陛下以上聖寛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狂妄失實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為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而廢之即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禄之罪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邉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没翠華南狩中原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為盜區臣每

念及此驚怛不已况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為陛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况近詔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為責不在已其於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豈可使親其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牘即聽樞府專行至

于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為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為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文皇制中書門下入閤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徒備員耳每遇奏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為省部所差有終

任不覿天顏不出一言而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廵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為機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專任胷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為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纔革

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騄牝三千遂為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毁存者復為土寇所擾獨河南稍完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災之餘而去歲秋禾今年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者要在以實行儉者天必降福竊見宮中及東宮

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諸局承應人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己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飾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流饑行賑濟則倉廩懸

乏免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賦役繁殷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況縣令之弊無甚於今由軍衛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懦者權歸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姦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勅尚書省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隨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

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理俟秩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時廵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五曰博謀群臣以定大計比者從河北軍戶百萬餘口于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終歲之斂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況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惰之人不

知耕稼群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徵索課租而已舉數百萬衆坐縻廪給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察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初遷時去留從其所願則欲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廪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不必强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為便六曰重

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即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騎榮禄者冗濫之極至於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被堅執鋭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勲勞朝授一官暮升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為尋常之具功賞為僥倖所乘又令之散

官勳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罷入資內量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於太驟而國家恩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萬衆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歿城守則闔郡被屠豈皆士卒單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交侵拔卒為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

或門閥膏梁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裒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頓次則排門撂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况今軍官數多自千戶而上有萬戶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竊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戶所統軍士不下數萬人專制一路豈在多哉

多則難擇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為一穆昆四穆昆為一千戶穆昆之下有佛寧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人而已又為頭目選其壯健以給使令則是一千戶所統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之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飢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勑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五十

人為一穆昆四穆昆為一千戶五千戶為一萬戶謂之
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
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戶者悉罷省
仍勅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畧優長武勇
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戶以上都
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有謀畧武藝為衆所服
者充申明軍法居常教閱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之
數士卒熟于坐作進退之節至於弓矢鎧仗須令自負

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嘗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奈何朘民脂膏養此無用之卒苟健懦不分衆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壯健足以無敵于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比者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為敵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

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激厲爭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軍為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強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為分別不使混淆耳

興定二年平章事胥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幾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况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筭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邪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為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

興定間中都副留守郭文振上疏曰揚子雲有言御得

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
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
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以為得志僭越名位瓜
分角競以相侵攘雖有内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為
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擅請便宜妄自誇張以尊大
其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之假權傳授至
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陜西行省總為節制
相去遼遠道路梗塞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憚

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已來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令曳剌行報而已所司勞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姦倖既行遂至驕恣變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為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徧詣訪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實伏見澤潞等處芻糧猶廣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行省皆聽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日重姦惡不萌矣

元世祖在潛邸聞李治賢遣使召之旣至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葢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

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為幸矣

世祖遣趙璧召姚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及治道乃為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

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禄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茍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寃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奸宄可得而舉刺關徵斂則部族不横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寛賦税省傜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且免習工技者歳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

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為母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絶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

至元四年樞為中書左丞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者樞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

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潜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陜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畧宣撫三使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纉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

祖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令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復移屋既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

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怒為釋

元世祖即位首名經畧使史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天澤即具疏以對大畧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

中統元年郝經上立政議曰臣經言前歳從扞牧圉至于武昌聞先皇帝上僊以為天命歷數在於陛下至治

可期於是欲有所言而遽旋旆臣經亦以負薪之憂道路匍匐令年三月始達順天而陛下應天龍飛詔令使宋倉卒入對陛辭而出和爾濟蘇傳聖旨令條奏當今宜行事理倚馬起草為便宜新政畀仲謙和爾濟蘇等使譯奏所欲言者猶有未盡今既渡淮入宋引領北望顴瞻魏闕每為自誦有君如此可遂無言乎於是作立政議雖尸祝代庖極為僭越有所不計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

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已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脩則委而去之耳

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㡚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為之倡率其群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豐可以饜而飫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歠始則愒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也至於神器之主中藏盡

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

立極繼統作帝熈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

皆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皆為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為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彜倫毒海内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蔽甘

為慵懦者可為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盖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於是法度廢則紀綱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宫室亡學校廢

則人材亡廉耻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頼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銳跨湊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慴伏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稅賦立造作榷宣課分郡縣籍户口理獄訟别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宫闈違豫之際恣為矯誣

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胥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顒顒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為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逮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獘未去新弊復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畧恢廓正

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没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澡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制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嘆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

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燦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為正統是可以為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緑取黄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内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為監也今有漢唐之

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智勇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剛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令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

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佽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為之姿據有為之位乘有為之勢而不為有為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為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惟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為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為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

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吕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温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吕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决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况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汙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若齊能用予則豈徒齊

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以齊王猶反手也又謂萬鍾於我何加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乃為大大夫則亦伊尹之傳也故伊尹而下以天下自任者孟子一人漢室傾頹羣雄競起天下之士莫不徼倖功利反復於智數詐力汲汲以爭天下獨孔明高卧南陽抱膝長吟視天下不足為躬耕隴畆若將終身焉則亦伊尹耕莘之志也及昭烈三往知其仁誠敬讓可以有為遂起而委質焉則亦伊尹幡然而改也既從昭烈慨然

以興復漢室為已任及永安顧命則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繼之以死則亦伊尹佐太甲之事也至於內治既脩將以外攘以圖報效臨發上疏精忠懇盡藹然三代君臣復見伊訓太甲之書其將兵薄伐出入嚴阻一以節制不為浪戰申明賞罰開布公道不規近利恢張遠圖泰漢而下復見王者之師其駐兵五丈原懿終不敢出則已定勝至其臨沒懿按視營壘亦嘆服以為天下奇才則孟子以來以天下自任者又秖一人耳

論者乃以為自比管樂管蕭亞匹將畧非所長又謂不當復漢不可以詐力雜仁義去中原入巴蜀非其地當如陳平用金間魏君臣或者又以魏為正統而書伐罪之師為入寇嗟乎孔明其可若是班乎乃以是期孔明而又以是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為難而不為毋以為易而不足為技幾挈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賁若一代號為英

主臣之願也臣草茅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辟斧鉞冒觸神威庶姦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經又奏曰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緜長亘數萬里尺箠所及莫不臣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

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闗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為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湔濯分裂頽滯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夷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涖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為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為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晉獨為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

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頓滯極于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置度不獨私強本幹與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焉尊卑相維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為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

為失也平陽一道隷巴圖大王又兼真定河間道内鼓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於諸道河東土産菜多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損價直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為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又必使貢黄金始白銀十折再

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十折至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於得白銀又至於得黃金則十倍其費空筐篚之紡績盡妻女之釵釧猶未充數搒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為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況自貢金之外又誅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風土

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為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始則視諸道為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於陝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界此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詔約束王府罷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為之總統俾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斂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繁以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

明賞罰以莫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耻則分裂者一頓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經本澤人旅食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弊廬故願治之心比之他人為尤急天庭遼邈漫為瞻臆太行山色黯然凋瘁引領翹首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干冒鈇鉞謹附使者以聞布

衣陵川郝經言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録監生臣吕日永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元世祖至元三年許衡名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其一曰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

産處袁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它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

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内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憂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國家乃處遠漢無事論

此必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凉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甞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

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磨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内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

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謀神筭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其二曰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鬒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

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

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術者為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為耶古人謂為山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

所以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令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須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内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

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凡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娱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

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為臣不易臣已告之安圖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歟陳於後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

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

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没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茍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

不中者盖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

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因

問畢果付吏責狀因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寛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賛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

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

用術千蹊萬逕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名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

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廪禄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知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姧邪佞婞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

於進而輕於退者盖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誘近習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諂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故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已

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説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

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才畋于洛萬姓即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景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啓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為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

之漢政寛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為寛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恱之兾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失望之怨不平之怒欝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為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

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

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内殷富黎庶樂業移告訐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哉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戸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生民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税也慮民用之或乏之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

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孛出東方去年冬孛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

過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盖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賛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

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熈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賛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温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歴代而歴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

聞者忽焉泛焉莫以為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觧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彊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為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不能也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

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為公下多富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敺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二者它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

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顧學其五曰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禄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

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其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必於喜怒

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為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為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為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失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書奏帝嘉納焉

衡又上䟽曰國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哲商論歷

代創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為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守成此有國之先務也因習宴安已為不可而其委任又多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於已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困弊既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於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帝繼統民皆欣悦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以改更弊政以興天下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以天下之民使之刻剥付天下之物使之侵削大為失望

所賴者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矣此曹畏避威名不敢恣横但於君臣骨肉之間隂行譖愬將欲不利於陛下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事實為不可而其間節目又少有可不可焉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為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也淺見若此未知是否臣某伏覩先皇帝聖旨叮嚀懇至其大要欲事辨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惟能刻剥窮

民阿附近要肆為欺蔽竊據寵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辨民之所以安乎自壬寅之後民已困苦至於己酉庚戌民困苦極矣虐政所加無從控告先皇帝在潛邸固知此弊及其繼統不唯不見黜逐且遽復大權而委用之於此見欺而所命之吉皆屬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可不可之辨也借寇兵而資盜糧不必指其兵曰孰利孰鈍指其糧曰孰新孰陳伏念臣草茅寒士聞見陋狹本非長材學且迂遠陛下好賢樂善旁求隱匿而某也偶

以虛名塵瀆聖聽蒙陛下招聘徵延訪問為治之方擢居祭酒之職方且慙靦無由以副陛下眷顧之勤豈意非常之寵忽由天降拔臣陪列之中遽升台鼎之重承命震駭不知所措敬詣宸闕懇辭再三而陛下執之愈堅用是惶惑畏悚雖以孱病之軀忘其固陋思進一言以圖報効輒罄竭愚誠指陳時政而庸戇鄙直不能回互矯切事情幸陛下聖恩弘大不惟不遽加誅責且仍使尸居相位任大功小虛負寵光愈增憂懼以故向來

之病有加無退竊自惟度於國則殊無寸補於身則日就危困可不懼哉毫釐有差則寰海致弊豈可茍叨榮寵以妨天下之賢哉乞復居舊職以虚陛下待賢之地博選周行以揚陛下敬天之休則臣某不勝幸甚

五年衛輝路揔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不知獲罪于時也顧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謂穆格大王也拔臣於畎畝之中進臣於陛下陛下任臣以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

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禄將踰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國計効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有補於時貰以不死俾開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燕閑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於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

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聖朝實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美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典章文物燦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内豪傑之士翕然向風咸謂天命陛下啓太

平之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萬里之威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即位之後内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鎮有釁之權新唐虞無為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

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世爭之其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

傳子之心公於為天下不私於已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貳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實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强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斷自聖衷筭無遺策故揔攬權綱則藩鎮之禍銷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法令者太祖之法令也

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

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宮

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

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

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

民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為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

矣其二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

為治頃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衆務可謂備矣曰中書

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

文書銓叙品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修軍政嚴武備闢疆埸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强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退姦邪絶臣下之威福强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律揔百揆平萬幾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内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

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且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内慢上不尊則外侮内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

之喻其旨豈不深且逺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輔王

室叶賛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懐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乃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天顔東南一隅未霑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尅日而待不足為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羣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

使人情以緘默為賢以盡節為愚以告訐為忠以直言為諱是皆姦人敝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啟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臯夔為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威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為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

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葢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為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為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

之法令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為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為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覇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之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者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

自隋唐以降迄於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罶網釣之不同期於得魴得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官者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

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須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廕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勲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

求材為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

柳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為難昔漢賈

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强大將不利於社稷譬

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

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

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誼言為過故帝雖嘉之而不

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

此矣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

踵亡秦之餘弊唯崇尚虚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爲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内虚耗户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始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

之為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
清明在躬以納諫為心而魏徵之倫耻其君不及堯舜
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
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
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
納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祁寒夏
之甚暑此天之變於上者也在修人事以應之故祁寒
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

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之堅氷折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荅天地之正筭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竊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實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興太平之化可以

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戇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二十年刑部尚書崔彧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哈瑪特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其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哈瑪特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為長貳庶幾號令

明而賞罰當四曰翰苑亦須阿哈瑪特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在典型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遊子弟用即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矣七曰令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王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為一代之法

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員併一衙門亦非經久之策宜叅衆議而立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茍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然不取之於官惟賦之於民蓋官吏既有所養不致病民少增歲賦亦將樂從十一曰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户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並蠲事産即日給還民官滿替以户口增耗為黜陟其徙

江南不歸者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曰丞相安圖遷轉良臣悉為阿哈瑪特所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拔擢十三曰簿録姦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為横得遂致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哈瑪特以此位置私黨今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彼謂非隆

其名不足鎮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十七曰阿爾哈雅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哈瑪特下宜罷職理筭其黨雖無汚染者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廣十八曰銓選類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議行之

至元中集賢學士程鉅夫上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

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茍不知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錢穀問之丞相周勃不能對陳平對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内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謂知宰相之職矣令權姦用事立尚書省以鈎考錢穀剥害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徼利之徒四方盜賊竊發良有以也臣竊以為清尚書之政損行省

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典於國為便謹冒昧以聞
伏取聖旨
世祖時劉秉忠上書數千百言其畧曰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来至于五代一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青吉斯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

之福愚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

為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
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力而定也天下户過百萬自呼
圖克諾延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
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
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
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
官爵禄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
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

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設則不宜繁因大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數條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為家兆民為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為助民民有身者營產業闢田野亦為資國用也今宜打筭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為應當差

發所借理宜依汗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陪償無名虚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粮就遠倉有一縻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祗待偏重宜計所費以凖差發關市津梁正税十五分取一宜從舊制禁横取減税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所出淘沙鍊石實不易爲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粧器仗取一時之華麗縻爲塵

而無濟甚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産業宜差勸農官一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營産業實國之大益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為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過汗皇帝聖㫖因而言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才任用之天下莫大於朝

省親民莫近於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自安矣闗西河南地廣土沃以軍馬之所出入治而未豐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實國之大事伊喇中丞拘榷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宜課雖使從實恢辦不足亦取於民施允不辦已不為輕烏爾呼瑪勸奏請於舊額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榷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榷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無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

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粮以為養使臣到州郡宜設舘不得於官衙民家安下孔子為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青吉斯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歷日

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歷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頒歷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常道宜選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甚有勵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產業者會前聖旨種養應輸差税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才勵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

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盖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説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也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懐於忠良小人之心

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有容於小人小人得勢必排於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冶付各路課稅所以定権辦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人之睿知賢王之輔成也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井田為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復今窮乏之者益損富

臧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勢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真國家之利也笞箠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為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獄淫民無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是故天下不勞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後可立朝省以為政本其餘百司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世祖嘉納焉

王惲上政事書曰臣近蒙禮部符承中書省劄該憲臺
欽奉聖旨召臣惲馳傳赴闕庭者臣惲伏自欽承明命
夙夜祗懼不知所為意者憲臺過舉俾備顧問庶有所
發明因自忖量國家之事日有萬幾非愚所能識然臣
自中元迄於今日久叨仕進區區管窺不無一見輙敢
以時務所宜先者數事昧死上聞臣聞自古創業垂統
之君必定制畫法傳之子孫俾遵而守之以為長世不
拔之本欽惟皇帝陛下聖文神武以有為之資膺大一

統之運長策撫馭區宇民數遠邁漢唐其所渴者特治道而已然三十年間勵精為治因時制宜良法美意固已周悉今也有更張振勵講明畫一若懸象而昭布之使臣民曉然知其法之所以豈不便哉故臣以立法定制為論治之始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傳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遠定議內

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其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疑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旋為理未免有酌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已定律令頒為新法或有不通行未盡該者如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難犯天下幸甚二曰定制度以抑奢僭夫制度者明尊卑別貴賤法天道而立人極也故古者衣服飲食與

馬屋廬皆有恒制至於庶人僕妾具禁尤嚴惟在君人者制節謹度率先化下為務何則上之動静為人勞逸之本上之奢儉為人富貧之源可不鑒哉欽惟皇帝陛下臨御以来躬先儉素思復淳風如輕紵衣而貴紬繒去金飾而朴鞍履至衣服等物銷織鍍研之類一切禁止以奉行漸遠不無弛緩令也臣民衣飲踰於公侯婦女衣着等於貴戚以致聘財過於卿相男女不能婚姻正以用之無制僭越暴殄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得

不踴而貴錢幣不得不虛而輕上下困弊日甚一日假若巨室之家親屬奴隷衣飲一切自有等差若例而一之寧不困乏臣愚以謂宜一切定奪大行禁止使民志定而不少僭越用既有度物自豐饒恐亦實楮幣殺物價之一端也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夫一世之財足周一世之用不必專豐其財去其害財者可也今國家財賦方之中統初年歲入何啻倍蓰而每歲經費終不阜贍者豈以事勝於財過有所費故也為今之計正當量

入為出以過有舉作為戒除饗宗廟供乗輿給邊備賞戰功捄荒歳外如冗兵妄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宜揄括一切省減以豐其財財豐事勝食足氣充以攻則取以戰則勝以柔則服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古之善為國者君不必富富藏於民故用雖多而取不竭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且財非天來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孰禦之但力屈財殫非所以養民而强國也昔亡金世宗諸王有以不給而請告者世

宗曰汝輩何騃殊不知府庫之財乃百姓之財耳我但總而主之安敢妄費迨今稱訖以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四曰重名爵以攬威權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王者代天爵人鼓舞一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此也惟爵與禄不輕以付人曰賢曰材迺能得之所以為礪世磨鈍之具若得之輕則視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重將見君子遠小人至此必然理也惟其磨礪鼓[illegible]之權世主操於上不輕授人與當其材何患氣之不振

力之不竭事之不成者哉今四海一家權宜假借之舉日漸希濶正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稍重者罔考其素即授崇品激之建功立事固是駕馭英雄大權苟非其人不無叨竊不安之懼今中外無事朝廷宜重而惜之昔有唐使職或帶相銜然止行見職曾無分省實權五曰議廉司以勵庶官臣聞古之善為國者不使人有怠惰不振之氣若作於心而害於政苟非以德振起必須度時宜本人情齊之以法故得小大畢力上

不勞而衆事舉今州郡之官品流淆雜既無選舉甄别
止循常資紛紛藉藉聚散於吏部例得一官鮮不因循
苟且以歲月養資考而已欲望承流宣化趨事赴功卓
有惟新之政亦已難矣嘗觀漢唐之馭吏也能者增秩
賜金公卿缺則補之以表其賢否者放田里而不事事
唐則召七品以上官集於闕庭親與訪問究得失而進
退之然二者不過爵禄為勸爵禄極則意滿足意滿足
則怠心生亦有無如何者故持斧直指採訪黜陟等使

歲相望於道而本朝之舉高出前代比者廉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致畏懾而不自安庸人懦夫將卓爾而有所立行無幾何法禁稍寛使監視者勁挺之氣不息而自斂聽從者奸弊之萌潛滋而復持恐徒易其名而不能革州縣之故習夫刑罰崇寛固是國家美政然分別善惡以示勸懲豈得專務寛恤昔亡金大定間尚書省奏順州軍判崔伯時受贓不枉法准制當削官停職世宗曰受財不至

枉法以習知法律故也所為奸狡習與性成後復任用豈能自悛雖所犯止於追官非奉特旨無復録用以致犯禁者鮮此先事之明驗也今風俗澆薄遇有所犯苟免無耻臣愚為法宜稍重以權一時其要在人法並任精擇官僚優加吏禄憲綱既立公道大行官有作新之氣吏無餬口之虞我之氣既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敢或私所謂上行下效源清流長將見風彩百倍有登攬澄清之望矣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方今親

民與參佐官莫縣令經歴為重縣令乃百姓師帥師帥賢則徳澤宣參署為一路紀綱紀綱振則政務舉今例出常流安取殊績臣愚以為若行品官保舉法庶得其人其法品量舉主與所保者資歴相應果皆兩可復精加磨勘無謬妄私意然後許令入狀相小大之才授繁簡之任限以歲月如唐制釐務出二百日者是也課其殿最升黜舉主得人者受知賢之賞不職者坐不當之罰舉官自然盡心受保者常恐相累如此庶立功而寡

過矣其南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南比至平定諒為
不易凡所隸附秋毫無犯可為仁義之師只以前省調
官賄而海放行省注擬尤為濫雜侵漁掊克慘於兵凶
至盜賊竊發指此為名仰頼天恩幸其無事今宜委官
分揀以行此法其停革人員不至罷黜者降之邊遠邊
遠見職委有聲迹者使之内遷亦激勸一法兹盖自漢
唐五代迄於亡金皆遵而行之當時號稱得人然必須
内設審官考功等職專掌其事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

方今洪儒碩德既老且盡後生晚進既無進望例多不學州府鄉縣雖立教官講書會課秖皆虛名畧無實效以致非常之材未聞一士州郡政治若無可稱思得大儒碩德難矣臣愚以謂不若開設選舉取驗之速也夫進士選歷代號取士正科將相之材皆從此出前代講之熟矣理有不可廢者若限以歲月而考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日而待也論者必曰今以員多闕少見行壅滯若復此舉是愈壅而滯之也臣謂不然

盖科舉之設本以覈實學而收多士清仕途而息雜流庶得將相全材為國論治道備大用也豈不愈於學校徒設汗漫而無所成乎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條目甚嚴如宰相子辟舉令取充省雜終場舉人試補臺掾品官子孫吏員班秖閤門等人出身者試補六部令史夫令者明法令曰令史者通經史曰史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多自帖書中来官無取材勢須及此所習既凡聞見或寡欲望明刑政識大體務清

獘革難矣臣愚以謂為令之計莫若將合歲貢吏人以吏員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貢補充隨朝身役外州府郡見役者從廉司以校法試驗庶幾激之積漸肯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能使得餬其口然後可責以廉何則令廉司專抑吏權察非違少有貪鄙不計養廉即按而治之是縱之竊而責以何盜之為豈理也哉九曰恤軍民以固邦本近命新省整治以来一切事務盡從簡靜可謂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者也中外熙熙翕然有拭

目太平之望茲蓋皇帝陛下屏去奸慝保合太和嘉靖邦本專任責成之效也然猶有當軫慮者夫為治之道政貴均一不少偏重否則必更而張之使至公均被國家且自攻圍襄陽以來籤取軍役蓋四舉矣將着中物力等户盡充軍站中間拋下上户其能有幾皆貧難下户而軍興百色所須皆仰供辦江南甫下遭值前省和顧和易急徵暴斂侵漁不法又將軍站閃下差稅不問多寡止除四兩餘者分洒見户其逃亡差稅又行每歲

陪納數年之間編氓已是靠損其小户困苦不較可知臣以時屬方殷其代輸差稅宜令蠲免涵養存恤小康若一旦别有征求易為責辦其軍站户富者至有田畝連阡陌家資累巨萬丁對列什伍貧者日求生活有儲無甔石田無置錐者今也不分難易一體應役又至元十一年簽充列軍役者多是近下户計當時起遣已是生受臣愚謂俱合分揀定奪庶不致困乏逃竄有悞臨時調遣不均之弊莫此為重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常

平倉設自至元八年隨路收貯斛粟約八十餘萬今倉廩具存起運久空甚非朝廷捄荒恤民本意夫常平之法歳豐增價以糴之則農重穀而敦本歳荒則減價以糶之故民倚安而無菜色如往年定時估以平物價竟不克行殊不若常平之有粟也盖低昂權在有司兼併利無專擅故也若復實常平倘遇凶歉出糶三二千石穀價自平楮幣亦復加重且免賑濟破用軍國正儲實為古今良法十一曰廣屯田以息遠餉臣聞邊儲遠餉

自古未有良法如飛輓負載賣爵贖罪引種和糴未免弊困多不能行俱未若留兵屯田為古今之長策也臣試以唐振武事言之憲宗元和七年李絳言天德振武等處今豐州左右良田約四千八百頃收粟四十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兹非明驗歟今振武豐州界河兩傍除營帳百姓耕占外其餘荒閑尚多若大治屯田自非水旱田功稍集國儲必有所濟唐陸贄所謂緣邊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又近歲山後流移戶多將見

拋地土時暫借令營屯亦是一法富弼曾言此事及撿括冒占仍招募願戶者聽外邊屯已置營屯去處亦宜差強果為國盡心有為能臣重與撿勘其間一切可行未舉已行不盡者極人為而盡地力仍將逓南一切置屯見閒戶數併徙邊防以捄一時此急於治外之意也

十二曰息遠畧以撫已有臣常聞老子以恬淡為宗孔宣父戒及其在得二聖人垂教以天理當然為言非徒設也欽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臨御天下三十餘年昭

至天之功接千歳之統三五已來未有若斯之盛其於
太祖聖武皇帝垂創之業可謂大集厥成然有其有者
安務廣德者強審令之勢譬猶畜牧大家川量谷計數
已殷富正在牧圉擇人芻豢得所而已如此則牛羊茁
壯日蕃而無耗不然罔恤見有又務多得將見復求者
未獲則已有者瘠而耗之可不惜哉伏願陛下息遠畧
撫已有以恬淡為心以在得為戒頤養聖壽配天無極
此宗廟神靈四海臣民之願也臣又嘗觀天地之氣四

時行萬物生皆自然而然又其升降止三萬里之中其範圍不出三十萬里之内餘則混淪磅礴雖聖人有置而不論者伏惟陛下憲天體道財成輔相功已不能殫紀尚何言而何慮哉十三曰感和氣以消水旱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且以强勝為戒我國家以神武戡定海宇日月所出没霜露所霑墜莫不臣而主之然地廣物衆不無蘖芽其間故三十年之久十有餘舉如征大理雲南渡鄂渚平内難討賊璮取江南破

襄漢駕洋海下占城定高麗問罪交州掃清邉甸皆除暴固存彼動此應不得已而用之之舉也然士卒愁苦死傷暴露邉郡困乏中外憂勞之氣不得不傷陰陽之和而致水旱之報是以聖人重之畏之故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比年以來水旱無時霜災屢作山崩地震變出非常奸臣柄用盜賊竊發百姓嗸嗸日趨於困臣常讀中元已來國書詔條未嘗不以生靈為念棄捐細故講信修睦以用兵為重此

堯舜好生之徳禹湯克寛不自満假之仁也願陛下躬體玄默順養聖壽與天無極以初元之心為心以恬澹之慮為慮為民祈天請命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使黎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回衷眷易乖戾而為和平變荒歉而為豐稔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咸躋仁壽之域天下幸甚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自昔風俗美好由禮義所生今也禮義既衰故日趨於薄一法出則百奸作一令下則百詐起何則民

所欲而生者歳不加益我過為之求者日有所增所謂救死而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有司釋此不念每以厚風俗為務如孝行復役節婦有旌議婚姻立學師表淑慝忠臣義士歳有常秩之類非不家至戶曉然終無分寸之效者徒文具虛名而已夫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知所先後則教立而化行臣愚以為風化之行莫國家若先以四教為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禮以安之信以行之何為仁父愛子育懷生樂業温飫以養其心何為義

輕徭薄賦取斂合宜寬裕以暢其氣何為禮上下有分毋妄侵辱誅責以當其功罪何為信發號施令一出不易忱誠以明其約束是也而前政者謂僧格也曾不務此專以威虐肆心督責為令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遲偏詖有不可救樂至於今為厲者如逋負差徭有已蠲未蠲者貧難軍人有已閒未閒者民出祇應不蒙撥降反覆償其不應民辦和買雖蒙官還曾何數其元價杖刑重責不上大夫崇卑之品曾不少間悉被其戮

辱夫如是將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粹者哉惟其四者本立而天下悚然有忠厚廉恥之心而後敦之以禮讓謹之以庠序觀之以鄉飲教之以冠婚喪祭民將目擊而心諭安行而有得二三大臣匡直輔翼於上時從而振德之孰有子遺其親臣後其君者哉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曰風恬俗美將安歸乎十五曰減行院以一調遣伏見近者立行院四處葢欲養兵力分省權而免橫役然不可多設多設則一旦遇有調遣號

令不相統一至合而征茍進涉險難不肯併力一向以趨成功況江嶺阻隔動輒數百里賊去此而盜彼即欲加兵則曰我已降於彼比緣知會已殺掠而去如向者鍾賊是也其在江西我逐而出境即睨而不視其在福建復逐而出境亦坐而不問已至朝廷專差重臣會三道之兵總統於上才方勦絕臣故曰不可多立者緣此也若止設一院於江州地既酌中號令四出復命皇子震統於上使跨有江淮遙制兵勢將何衝而不折何令

之不一哉誠為簡便十六曰絶交貢以示曠度夫邊方小國外示臣屬内實覬望我以誠往彼輙譎來何則恃其險僻昧夫天理而懐苟且假息之念故也非修文以來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今交趾漢數郡之地耳數年之間雖奉貢伻來終未稽顙闕下欵輸誠赤今年延一犀象明年獻翠貝若干是皆我物藉為已有調書詞延歳月而已此最不可信者昔漢文帝却千里馬詔郡國毋令來獻而越王尉佗曾未幾何怨艾自新去號北面

終其身內屬正以德禮懷柔然爾臣愚以謂彼之交貢自今宜辭而無受則我之所得者有三不寶遠物示以曠度一也鱗介之屬叵測淺深不知我之虛實彼用自絕使私計內窮二也又使駭夫天子明見照萬里之外畏天事大之心庶有以自省其曲直所在三也刺竹樂弩緩則肆行奸詐急則曲盡服從伏乞下公卿集議以付有司臣之所言雖至淺近然當陛下無忌諱之時遠被寵名無一言補報緘默旅退豈惟自棄大負朝廷虛

求之心顧臣庸愚何足重輕萬一片言偶有可取使四方大賢大德之士聞之曰如臣者且蒙採擇將䛐䛐而來皆為陛下用矣臣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惲昧死再拜謹言

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天由文而能生地因文而能成人以文而愈靈王者守文而為天下正日月有度星辰有躔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千變萬化不失其常者天之文也積而山岳深而河海五土之高下百穀之蕃滋

允執厥中黄裳元吉者地之文也君臣父子禮樂詩書大理達乎聖賢英粹宣於翰墨粲然相接曲盡諸宜者人之文也經天緯地統制下民撫善政以勤行廓皇猷而博施無私無慾克長克君鼓之舞之以盡其神煥乎郁乎以昭其德者王者之文也欽惟陛下方承景運燕處超然臣謂文者質之華也質者文之骨也存其質則既以成夫元化之鴻基修其文則可以耀我一家之偉績是以質文之理並道器而同歸文質之情充顯微而

無間昔者窮新搆逆光武中興正火龍驤首之秋方炎祚回鋒之際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况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可不以文為務哉故夏之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下車泣罪設虞待賢者實惟文命周之德顯於西土道被於南國興二老盍歸之念以庶邦惟正之供者實惟文王漢之天覆萬民子愛兆姓前半夜之席而訪寒士憐少女之意而除肉刑者實惟文帝唐之憂勤鑑古仁義致平廣學舍之千區委名

臣之十在者實惟文皇惟此四君咸有一德民庶荷當時之福史編傳後世之芳究而言之繄可法矣今國家省臺院部揔於内路府州縣分於外職無不具事有所司心安而肢體咸宜領挈而襟裾就整臨之以天威撫之以天慶宜乎道極三才功齊四代矣然而僅能致治未洽泰和炎荒之小國相持中土之獄因常滿陳言納疏者無救弊之方在位食禄者但用法而已豈官非其人而未能盡副聖意邪將賢材處職而有術未得盡行

邪抑且民或下愚不移而不循堯舜之化須除惡務本然後息邪嘗竊思之良有以也九重深邃四海懸遠下情不得上通上意不得下達樞機既開責成羣下養民之道或未周用人之方或未至當事者以簿書期會為急務進言者以法令末節為大本此其所以僅能致治未洽泰和也伏望陛下軫聖心而慮之究至理以圖之細推今日之施為詳擇羣下之得失觀天文以法陰陽察地文以御柔剛來人文以化四海守聖文以照無疆

同夏之文命比周之文王超漢之文帝越唐之文皇治效班班可得而議愚臣觀此蔑有難焉蓋古天下今天下易地則皆然前聖人後聖人有為者亦若是故也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人以倏然百歲之壽位天地育萬物而獨崇人以眇然七尺之軀周事變具衆理而咸倫盡斯道者實惟心乎及乎青黄白黒之文間錯而眸子不能瞭矣淫哇正雅之聲交雜而耳官不能靈矣視聽不瞭不靈而心神蔽徹不瑩矣自中人以下豈有心神

曠朗而無凝滞者哉是知無凝滞者惟聖人而已何以言之葢聖人之知既已特明而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以吾特明之知决彼有理之事雖萬務叢於前百爲繼於後豈復有留心者哉今國家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尚恐内外官吏有審諦之所不及而累改迹者安可不立法以定之哉夫財有可以取可以無取而介乎兩間者爲民父母之心但欲益下而已奈何關要之地人共窺覘天下之達者常少不達者常多一日暴之十日

寒之或姑取之而俟後議或卒取之而傷廉化可勝言哉夫事有可以行可以無行而介乎兩間者方其議之也以為不急而稽延歲月莫之能定焉及其行之也有司應文而怠慢茍簡莫之能謹焉況事有至微而關利害之至大言有至細而存風化之至深者豈宜輕哉夫刑有可以輕可以重而介乎兩間者此又方今弊之尤大者也伏見郡縣之間一夫繫獄九族銜悲産業以之而停田宅以之而鬻者衆矣國家未有律令有司恣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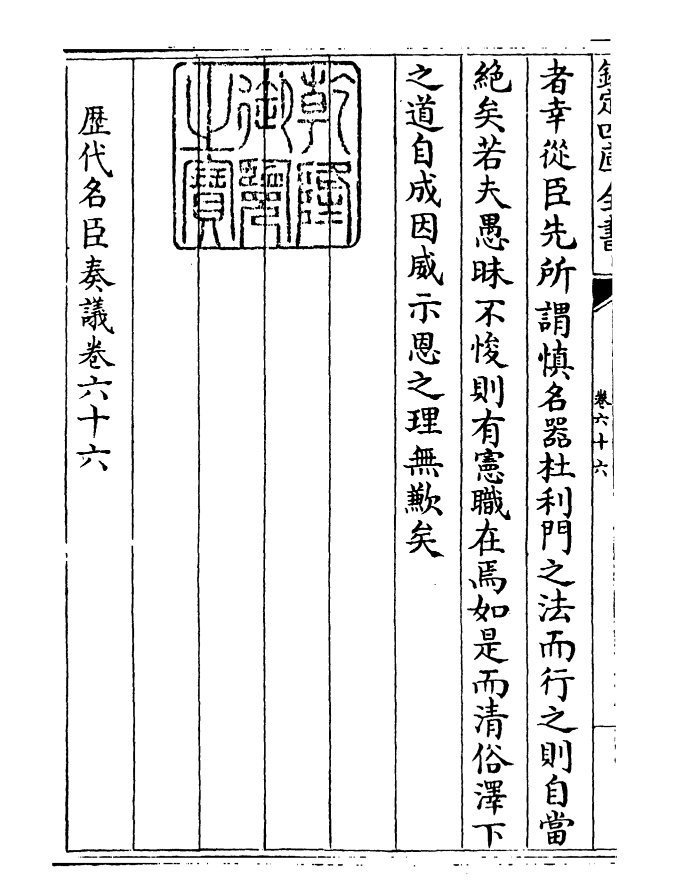
決罰窮恐貧者犯刑未嘗不重富者犯刑未嘗不輕且鞭笞之下何求不獲故有家資者行賂於當塗之人而委曲以成其輕己之文矣彼寒素之族室如懸磬故所求不應激忿怒於無告之人而挾氣以濫其所抵之罪矣貧民習知如是雖無罪而與官吏有相干者或貸什器以償錢或立文約以假貸輸於官吏冀獲矜憐如此則不疑之獄欲輕則輕欲重則重皆成疑獄矣乃欲化洽政治豈可得哉若其果疑之者遷延無斷有就狴犴

之中而死者有及十餘年而不決者犯罪之家苞苴私謁所費不貲犯罪之人久拘囹圄所苦無極漢諺有之曰畫地為獄議不入非虛語也今雖未至於此亦宜立法防之伏望陛下溥班明詔爰示百司凡資財可以取可以無取者明開其義減半而取之凡資財可以與可以無與者明開其義減半而與之凡事可以行可以無行者明開其義以便民從事凡疑獄可以輕可以重者明開其義從輕而決之凡常獄易決而儻有贓汙弄法

者幸從臣先所謂愼名器杜利門之法而行之則自當

絶矣若夫愚昧不悛則有憲職在焉如是而清俗澤下

之道自成因威示恩之理無歉矣



歴代名臣奏議卷六十六